

元史卷九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志第四十五下

食貨五

食貨前志據經世大典爲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歷以前載之詳矣
若夫元統以後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於六
條政類之中及有司采訪事蹟凡有足徵者具錄於篇以備參考
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

海運

元自世祖用巴延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
二十年至于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
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旣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

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淞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布延特穆爾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淞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實特穆爾爲江淞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實特穆爾總督之既

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布廷特穆爾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異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澈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澈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淞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齊齊克布哈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托克托呼徹爾兵部尚書特穆爾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囉特穆爾監丞賽音布哈往徵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托克托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僞鈔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僕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僕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比之達勒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爲父而以銅爲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

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僕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諡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曰我等策旣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

矣托克托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言曰呂祭
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
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
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
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
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
而錢實未用厯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姦僞日萌民用匱乏
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中以中統交鈔一貫文
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厯代銅
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
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
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

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舳艫相接
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
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
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鹽法

大都之鹽元統二年四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竊視京畿居民
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
置局設官賣之中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其價猶敷民
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於鈐束致有短少
之弊於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爲由輒奏罷之復
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獨
受其利官課爲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

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爲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旣而大都路備三巡院及大興宛平縣所申又戶部尚書建言皆如御史所陳戶部乃言以謂權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目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存留鹽數散之米鋪從其發賣後因富商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爲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綱船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擡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綱船作弊蓋因立法不嚴失於關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鋪與商賈販賣並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乃革罷官賣之局宜准本部尚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爲滿責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

雜灰土其中及權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數者減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盜者依例追斷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分爲四季起赴京厥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兼利之徒頻買局鹽而增價轉賣於外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縱令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參發賣四月二十六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厥申戶部云近奉文帖起運至元二年京厥發賣食鹽一萬五千引令兩平稱收如數具實申部除各綱滄沒短少鹽計八百四十八引本厥實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萬一百引付各局發賣見存鹽四千五十有二引文撥欲盡所據至

元三年食鹽宜依例於河間運司起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庶民間食用不闕戶部准其所言乃議京廩食鹽今歲宜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其腳價蓆索等費令運司於鹽課錢內通算支用仍召募有產業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爲一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并本司奏差或監運巡鹽官每名管押一綱於大都興國等場見收鹽內驗數分派分司官監視如數兩平支收限三月內赴京廩交卸取文憑赴部銷照但有雜和沙土濕潤短少數並令本綱船戶押運場官奏差監運諸人如數均賠依例坐罪中書如戶部所議行之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等建言京師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鹽運司設官賣鹽置局十有五處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罷之元統二年又復之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溺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

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兩足者唯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爲和雇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達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概遮截得重賄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滲溺侵盜弊病多端旣達京廩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湧貴者實由於此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腳價中統鈔七貫總爲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賃房之資短腳之價蓆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爲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

賤豈忍徒費國家而使百物貴也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議罷其
監局及來歲起運之時出榜文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興販若常白
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
付運司雇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不
貴矣御史臺以其言具呈中書而河間運司所申亦如前議戶部
言運司及大都路講究卽同監察御史所言元設監局合准革罷
聽從客旅興販其常白鹽繫內府必用之物起運如故宜從都省
聞奏二月初五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河間之鹽至正二年河間運司申戶部云本司歲辦額餘鹽共三
十八萬引計課鈔一百一十四萬錠以供國用不爲不重近年以
來各處私鹽及犯界鹽販賣者衆蓋因軍民官失於禁治以致侵
礙官課鹽法澁滯實由於此乞轉呈都省頒降詔旨宣諭所司欽

依規辦本部具呈中書省遂於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戒飭之七月又據河間運司申本司辦課全藉郡縣行鹽地方買食官鹽去歲河間等路旱蝗闕食累蒙賑恤民力未蘇食鹽者少又因古北口等處把隘官及軍人不爲用心詰捕大都路所屬有司亦不奉公巡禁致令諸人裝載疙疸鹽於街市賣之或量以斗或盛以盤明相饋送今紫荆關捕獲犯人張狡羣等所載疙疸鹽計一千六百餘斤自至元六年三月迄今犯者將及百起若不申聞恐年終課不如數虛負其咎本部具呈中書省照會樞密院給降榜文禁治之三年又據河間運司申生財節用固治國之常經薄賦輕徭實理民之大本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餘鹽三萬引元簽竈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每年額鹽勒令見在疲乏之戶勉強包煎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

不足又兼行鹽地方旱蝗相仍百姓焉有買鹽之資如蒙矜憫自至正二年爲始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稔之歲煎辦如舊本部以錢糧支用不敷權擬住煎一萬引具呈中書省正月二十八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旣而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二十五萬引自後累增至三十有五萬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已經具呈蒙都省奏准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爲難堪如并將餘鹽二萬引住煎誠爲便益戶部又以所言具呈中書省權擬餘鹽二萬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煎辦如故四月十二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山東之鹽元統二年戶部呈據山東運司准濟南路牒依副達嚕噶齊諤勒哲同知實喇特穆爾所言比大都河間運司改設巡鹽官一十二員專一巡禁本部詳山東運司歲辦鈔七十五萬餘錠

行鹽之地周圍三萬餘里止是運判一員豈能遍歷恐私鹽來往
侵礙國課本司旣與濟南路講究便益宜准所言中書省令戶部
復議之本部言河間運司定設奏差一十二名巡鹽官一十六名
山東運司設奏差二十四名今旣比例添設巡鹽官外據元設奏
差內減去一十二名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三年二月又據山
東運司備臨朐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係食鹽
地方後因改爲行鹽民間遂食貴鹽公私不便如蒙仍舊改爲食
鹽令居民驗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
之弊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嶧等州從長講究互言食
鹽爲便及准本司運使辛朝列牒云所據零鹽擬依登萊等處銓
注局官給印置局散賣於民非惟大課無虧官釋私鹽之憂民免
刑配之罪戶部議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嶧等處增置十有一局如